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五

雜賦

古詩十三首

律詩六首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幸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鄭曰隸郎計切附著也一誅曰

冬官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時注材在陽則仲冬斬之在陰則以仲夏斬之此並據山虞大

人日四根止

維條伊枚

誅曰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

正直挺然長征暮返委積庭

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簜

誅曰禹貢揚州篠簜既敷注篠竹箭篋大

竹鄭曰篠先了切竹小者篋徒沆切太竹也

伊枚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塘突變人屋壁列

誅曰

一作列鄭曰塘徒郎切突陲沒切觸也

樹白菊饜為墻回鄭曰饜謨

實以竹

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夏麥

誅曰一害馬

之徒

誅曰莊子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為天下何異乎放馬去其害馬者

苟活為

幸可嘿息已作詩付宗武誦

趙曰廬陵嘗謂杜甫無韻者不可讀今此可見矣

長夏無所為

趙曰夏日長故云長夏也

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

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

趙曰張平子南都賦言木有曰橫立叢駢青冥罕眠謝靈運詩

巔字臨回溪築觀基曾巔過曰曾巔高山也

十里斬陰木

修可曰周禮山虞仲冬

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鄭玄云陽木生南山陰木生北山蘇曰韓信廟記斬十里陰木鑿五尋巨石也

人

有四根已

逸曰四根四株也

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

誅曰天台

賦義和亭午詩伐木丁丁鄭曰丁字耕切伐木聲

功課日各足蒼皮成積委素節

相照燭籍汝跨小籬當仗

誅曰一

若虛竹空荒咆熊

罷乳獸待人肉

蘇曰廉頗別傳曰乳虎飢怒而待人肉山豎有奔於齒牙之間也趙曰謂之跨小籬則跨



越居而無護之也此言及熊不示知禁情豈唯干戈哭城

罷則山居所防豈獨虎耶蘇曰戴雉富貴如中賢府主師曰嘆美處貴如白屋蘇曰戴雉富貴如

蘇曰戴雉富貴如蕭蕭理體淨朱曰治道蜂蠱不敢毒

蘇曰戴雉富貴如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告西崖嶠壯

雷雨蔚含玄壘墻宇資屢脩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

蘇曰杜周兵馬輕執熱而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

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蘇曰徐貌酒一斛餅三

蘇曰徐貌酒一斛餅三來泊止于此要當戒慎無觸此禍又况舍西山嶠雄壯蘇曰徐貌酒一斛餅三

蘇曰徐貌酒一斛餅三極多壘壁貴乎脩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為扞禦之備爾曹指

蘇曰徐貌酒一斛餅三伊迹給酒一斛以報其勞仍以慰微寒爾

###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日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峯

天覺曰崎峯山也曠望延駐目飄颻散跡襟潛鱗恨水壯朱曰

天覺曰崎峯山也則非潛鱗之所居也趙去翼依雲深朱曰蓋避難地不可

天覺曰崎峯山也幽曠深遠而後可勿謂地無疆朱曰坤厚載劣於山有

陰朱曰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石椽遍天下趙曰學字者

朱曰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誤。田曰唐韻曰椽音原木名皮可食或云善本止是石原蓋平

朱曰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地曰原。鄭曰椽魚表切實如甘桂而皮可食。沈曰石椽其子

朱曰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如芎窮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水陸兼浮沉自我登

朱曰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椽以充飢

隴首趙曰顏延年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

至今朱曰自鳳翔赴同谷由同谷故園暗戎馬骨肉失

追尋時也無消息老去多歸心蘇曰豆華老年志士惜

白日朱曰荀子曰君子愛日以客藉黃金朱曰古詩徒有

無敢為蘇門嘯庶作梁父吟朱曰阮籍嘗登蘇門山有真人為籍對之長嘯及歸至半嶺間聞嘯然有聲若數部鼓吹乃前入嘯也諸葛亮好為梁父吟○蘇曰甫不敢以真人自居但效諸葛躬耕嘯詠而已此謙辭

###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

朱曰八一作北顏延年曰日觀臨東溟○蘇曰張美登太山絕頂陰雲散不矯首拭目下視四方朱崖著毫髮

朱曰朱崖海南州也碧石海海也言遠望若毫髮然碧海吹衣裳蘇曰董復飄飄碧海之風吹我衣裾故成廣寒

之月照我毛髮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朱曰蓐收秋神也玄冥冬神也言四時相

代而用事則休者困而王者強梁矣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朱曰言逝者

者不易其所也平原獨惟悴農力廢耕桑蘇曰吳壯河朔風塵傾

出師之時而又慮寇去畿甸田草農力既奪必廢耕桑恐失人望非關風露凋曾

是成役傷朱曰民之貧困非天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

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朱曰於時言當時也當玄宗

委任番將求功夷狄也○蘇曰班彪引兵深入直奪戎虜帳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

朱曰樂極則悲來也龜蒙不可見况乃懷故鄉朱曰龜蒙山也去東

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

北岡瘴毒倭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

如湯朱曰苦熱行赤阪橫西阻大山赫商威身熱頭且痛鳥隨翬來歸湯泉發雲澤焦煙起石折登高欲有往

蕩折川無梁朱曰欲有所行而無所由也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

不及父祖塋壘壘塚相當朱曰魏懷舊賦冢壘壘以接龍華表丁令威歌何不學仙冢壘

壘後漢有曰直如茲死道邊

信行遠脩水筒朱曰引泉筒也○師

汝性不茹葷鄭曰許清淫僕夫內秉心識本朱曰一

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洙曰鮑明遠雲山楚山見

林表吳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

崖谷大日曠驚未食洙曰曠黑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

病裂餅常所愛洙曰何曾傳蒸餅上不并作十字不食之

者也故繼以於斯恭恭謹裂餅字暗使王於斯恭恭謹足以

殊殿最洙曰文賦考殿最於錙銖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

蓋趙曰意是貳帥將軍拔刀刺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

外定功曰直如筆言其有用而不邪曲也故後魏古弼太武嘉其

後改曰飛

引水魯曰夔俗无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

月峽瞿塘雲作頂洙曰庾仲雍荆州記曰巴楚有明月峽

以石穴圓以亂石崢嶸俗無井洙曰楚俗山居負水而食故

水故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洙曰後漢地

巴郡古庸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楚師是也白帝城洙曰

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牛水

何直百憂寬洙曰莊子期斗升水之活趙曰盧照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洙曰言雲本无跡

狗而已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洙曰非特雲也古今人

應詹与陶侃書曰其近者抉眼去其夫洙曰一河東女

兒身姓柳趙曰不喜其夫如抉眼中之物而去丈夫正色動

引經艷城客子王季友趙曰惟王季友正色引經在唐文粹惟載季友詩觀公全篇所云則王佐

之才矣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蘇曰高岳讀孝經一在手

遍即背誦時五載貧窮老瘦家賣履好事就之為携酒趙曰

揚雄傳好事者載酒看從遊李豫章太守高帝孫朱曰宗室也引為賓客敬

頗久趙曰此下紀述季友且言其逢士人李太守也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

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趙曰

生相得氣合則勿疑若更反覆則旁人看之亦醜也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

衝斗朱曰明月之珠紫氣衝斗見張華傳時危可杖直豪俊二人得置君

側否太守頃者在南山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

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魏曰上都苟切下路苟切○朱曰魏都賦培塿之與方壺○修

可曰左傳曰部婁无松栢說文曰培塿小土山方言曰冢秦晉之間謂之培塿風俗通曰培塿者即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山之小

高者曰培塿趙曰小阜也言王生之拜太守顏色如仰高山其餘人真培塿也用為義和天為成

用平水土地為厚朱曰堯義仲和仲書也王也論道阻

江湖李也丞疑曠前後朱曰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三公論道疑丞而天子前後曠闕斯人也死為星辰終不滅朱曰見方

注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

回首朱曰風后力牧黃帝時良臣也○師曰衣無情而狗有情如衣猶之可也變而為狗則甚矣古今人事變更有同浮

雲河東柳氏之女疾其夫貧醜扶眼以去其夫王生然王生通經孝友之士也見愛於太守李侯而見惡於其妻亦足見人生反覆

萬事變更如浮雲然茲可歎也夏侯湛東方朔畫替亭曰先生弃俗登仙神變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俗論也莊子曰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乘車維騎管毫而比於列星陶淵明集賢羣輔錄風后受金法注云金法言能決理是非力牧受律注律斤九

事也與天老五聖知命窺紀地典為黃帝七輔州選李翼從帝德又帝王世紀也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復夢人執千鈞之

者駘羊數萬羣帝歎曰風天號令若夫士后在也豈有姓風名右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馳羊萬羣牧民為善豈有姓力名牧者

哉乃得風后於海隅力牧於大澤甫以王李二人比之風  
后乃牧可以論道可以承疑以輔王室故回首以眷思之

**火**  
洙曰楚俗大旱則焚  
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趙曰此燒山  
以求雨之詩舊俗燒蛟龍

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鄭曰爆  
皮教切崩凍嵐陰昡鄭曰  
侯古

切日光也又文彩○趙曰言冰雪  
下墮其文采明於風陰之間羅落沸百泓鄭曰鳥宏根  
切水深也

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趙曰言青林既灰  
燼矣雲氣無所止

泊也出宋玉高唐賦  
風止兩雲身雲無処所入夜珠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

焰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先彌燃洲渚鄭曰燃香  
斬切多也

趙曰火炎崑崙多合而言  
之也燃字出左傳火所燃燎腥至雉長蛇聲吼洙曰一  
云吼爭纏

猛虎神物已高飛趙曰指言  
神龍也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

鄭曰洙  
谷切憑此近焚海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

遷誰撲滅洙曰書若火燎于原不  
可禦還其猶可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

亭更深氣如縷

曲江三章章五句彥輔曰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  
撰國史譜其略曰進士既捷大

識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曾在開試後亦謂  
之開宴天室元年勅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勸逼近曲江

因上表請移他処勅  
令將士為嵩營造

曲江蕭條秋氣高洙曰謝玄暉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條  
江上來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

木搖落而變衰○蘇曰顏延年曰秋高氣爽倍增蕭  
索○修可曰出宋玉衆芳蕭條班固原野蕭條之義菱荷枯折

隨風濤游子空嗟垂二毛洙曰潘安仁秋思賦晉十有四年  
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德二

十一年傳宋玉曰君子  
不為二毛頤白有二色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

其曹洙曰補後賦哀鳴感類曹子建激鳴哀鴻羣劉安招隱士  
禽獸駭兮亡其曹○趙曰方高秋之時非特菱荷枯折而

已水既瘦瀉石與沙亦蕩渤而出鴻鵠失羣哀鳴而相求皆可感  
之事也○師曰按西京雜記武帝於曲江頭大營直館以為宴賞

之地號為勝絕玄宗時初波太子太師蕭嵩置園于別所以故其臺  
館憲宗時每宴進士必於曲江亭當時曲江風景最盛傳天下祿山  
之亂焚蕪殆尺况秋氣蕭條菱荷枯折轉令人慘傷南嶺此風物  
已非昔日之盛復自傷年老兄弟間隔豈非黍離閔示周之比乎

### 再吟

即事非今亦非古定功曰即事者即日長歌激越梢林

莽朱曰宋玉風賦慶石伐木梢殺林莽蘇武比屋豪華固

難數朱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趙曰曲江方盛而吾人甘

作心似灰朱曰莊子南郭子綦形固可弟姪何傷淚如雨

趙曰公天心久矣弟姪不必傷此而下淚也愛詩泣涕如雨○定

功曰甫謂老年已灰少遊之心雖昇臥寤冥無所憾恨但傷弟姪

### 又吟

自斷此生休問天修可曰楚詞天問篇其序曰天問者屈原

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天尊不可問故曰

七

天問也東坡有此生自斷天休問轉用少陵之句○敏功曰語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不遇无非天命今日休問天者蓋君子窮

物之理已之性以至達知天杜曲朱曰杜曲在長安俗云城

幸有桑麻田蘇曰第五倫吾杜曲有故將移住南山邊朱

揚暉傳出使南山陸韓詩云屏居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

猛虎終殘年朱曰前漢李廣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屏

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廣也獵見草中石以為為虎

而射之中石没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

###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面朱曰唾一作唾○趙長魚無損鱗辱馬馬

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若落士不肯易其身魚曰馬

魚尚不



可輕士有被褐而懷玉者其可輕乎○師曰高馬長魚有異於類尚不輕况拔萃之士嘗晦其迹其可以被褐輕賤之乎

蕩蕩萬斛船趙曰釋名曰船二百斛曰船三百斛曰船而影

若揚白虹起檣必推牛言祭也挂席集眾功趙曰推牛

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舟之大又可知舊注謂以牛祭非是

中誅曰言才大不可小用也○趙曰得大風而後飽其帆也出鮑照舞鶴賦寶風動天

烈士惡多門誅曰晉小人自同調小人自同調誅曰以其同而不和也

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暹清爾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輩堪一笑誅曰誠趨附權勢以致名位者○師曰晉政多門謂政出於不一小入自同調謂小人挾私互相黨同孔子

入夜爭餘瀝趙曰以筒引水其水涸寒不通故郡人止爭餘瀝耳稚子尋源獨不聞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名利豈可苟求權要豈可苟附唐之宗之時牛李用事官曹混濁祿山一武夫而求平章事僅遇英明之主澄汰冗則斯輩也直付之一笑耳此詩誠趨炎附勢者

示獠奴阿段鄭曰獠曹叡切

寸廿五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引泉也郡人

病渴三更迴白首趙曰惟阿段者獨能尋源修筒水而至焉公有海疾賴此水為多傳聲

一注濕青雲趙曰以修筒之後水曾驚陶侃胡奴異恠

爾常穿虎豹羣誅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錄○蘇曰侃得胡奴甚不喜語言常默坐

侃一日出郊執鞭隨之胡僧見而驚禮曰北海山使者也因念墮下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趙曰詩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

出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

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師曰

此詩乃命標奴以竹引水以濟病渴常穿虎豹羣言入山以理水筒也

白露

白露團甘子誅曰見玉露團清影注清晨散馬蹄誅曰鮑明遠圃

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洙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而不羨

魚之樂也迴鞭急洙曰一作至鳥棲洙曰王正長鳥思栖故枝師曰漸知

秋實美幽徑恐多蹊洙曰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擣衣

亦知戍不返趙曰婦人知其夫戍邊而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洙曰一作暮

寒月况經洙曰一作驚長別心洙曰言征戍之苦不保其生死寧辭擣衣倦

一寄塞垣深洙曰垣城牆也塞垣猶邊城也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洙曰砧聲也師曰詩言征戍之苦秋至砧砧作寒衣送至塞垣一塞垣邊城也及聞中之力擣衣其砧音聞于空外使人不忍聽也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蘇曰陳暄好飲一日貴客過笑暄用陶器

自從盛酒長兒孫洙曰一作養頌銀注瓦敬驚人眼共醉終

同卧竹根修可曰酒譜云共醉終同卧竹根為飲器事見江淹

曰野炊樹葉山杯捧竹根此以竹根為飲器然子美謂卧竹根者但謂卧竹根中耳理其易曉若以竹根為飲器失之太鑿也

○補曰言與田家自瓦盆中喫酒共醉卧竹根之傍耳田曰竹根為飲器引便信報趙王賜酒詩曰如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

炊樹葉山杯捧竹根然字切疑之以為酒器出且得謂之卧乎

巢燕養鷓渾去盡江花結子已洙曰一作無多黃衫年

少來宜數趙曰黃衫想唐人富貴家之服不見堂前東逝波洙曰言行樂當及時也

少年行

馬上洙曰一作騎馬誰家白面洙曰一薄媚郎臨塔下馬坐人床不

通姓字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洙曰一云未嘗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琴沙僻舞鷓雞

注三九辨鷓鴣雞嘲啞而悲鳴也  
趙曰公孫月賦鷓鴣雞舞於蘭渚

藹藹花葉亂飛飛蜂蝶多趙曰江總詩黃鶻飛飛遠幽棲身懶動

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椽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舫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注曰藻水草也

左傳蒨藜蘊藻之菜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蘇曰顧榮若志讀書經年不出戶村居疎漏筍穿壁生草可没人日惟一盂粥而手不釋卷庭

中藤刺注曰一作刺七亦切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蘇曰宋選送弟入洛登舟柱帶東下選疑好久之語細君曰帆過南浦今夜清風明月宿水溪誰家○趙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與古鳥道以其絕險獸猶無虞人所莫由時上有飛鳥之通耳

###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趙曰行旅蓋成行梅者如官柳着行新梅

孰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注曰朱阮劍外相知

欲作魚梁雲覆湍注曰覆一作復鄭曰魚梁地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

溪先有蛟龍屈竹石如山不敢安趙曰魚梁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為聚魚之區

也以溪下有蛟龍時與雲雨雖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犯害以就利異乎世人徑行直前惟利是謀矣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鄭曰行胡牕舍

西嶺千秋雪注曰西山白消門泊東吳萬里船謂雪山以此

也○趙曰公之志每欲南下其所買而治明外之船乃欲萬里往東吳之船也

藥條藥注曰一作草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

山慙取譽趙曰公曰前也藥者如本草所載各以其土地知名於世根居隙地法成形

趙曰令所種之藥在空隙之地欲成似物之形而快於人之所易見也

### 漫成一首

新添

江月去人只數尺趙曰梁虞騫詩月光移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

頭宿鷺聯拳靜朱曰一作起趙曰聯拳者相並相續之兒船尾跳魚撥朱

作刺鳴朱曰撥刺躍而有聲也○夢符曰右按後漢張平子賦控飛弧之撥刺兮射蠕豕之封狼

### 絕句三首

新添○鮑曰謝克家任伯云得於慎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時人所傳格律

高妙其為少陵不疑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茆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沙溪

設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 荅鄭十七郎一絕

詩子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蘇曰曹植花殘惜春步履自遲把文驚小陸

朱曰小陸陸雲○蘇曰王融見張充文曰子文章如小陸小陸瘦而散子文麗而秀好客見當時朱曰

鄭莊者也

### 三絕句

彥輔曰此三絕皆愍交道凋敝風俗衰薄也初章言新合之情不能久則莫若不見之也

次章言踈數之无常也三章言莫若以歲寒自守也公當亂離之際奔走流落而無上下之交故見於詩

者率皆如此○趙曰洪覺範謂子美詩山間野外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絕句是也余謂不然

楸樹馨香倚釣磯鄭曰楸此由切斬新花藥未應飛不如醉

裏春風盡可朱曰楸一作春可一作何忍醒時雨打稀師曰此詩譏後

一時榮觀奈何因恩重才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之時雨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

意一日須來一百迴蘇曰齊歸見童癡且鄙鞭打不時妻曰相以財使之果善事人笑謂妻曰一日

一百迴亦須來往矣工部造法宜躡之。師曰此詩言負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然君子以蒙養正瑜瑾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隱而小人來革面諂諛不能媿耻也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

竹趙曰上番乃川語上番則成竹故謂上筍竹客至從噴不出迎師曰前篇言花始雖斬新終為

風吹雨打以至零落此詩言筍初生終乎成竹而有客至從噴不出迎之語蓋言唯君子守道為歲寒異夫小人之暴貴易壞也

解悶二首同作十二首五首見果實門五首見文章門

草閣柴扉星散居趙曰庾信寒園即日詩寒園星散居浪

翻江黑雨飛初浪洙曰鮑昭翻浪揚白鷗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友

洙曰一得錢留白魚其價知魚賤也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洙曰一陵故驛樓為問淮南

米貴賤蘇曰王褒淮南米價貴賤吾欲東下老夫乘興欲東流趙曰因其行而問淮南米

價欲儘南下也

復愁十二首洙曰此詩十二首多感時事而言故無傳信者則闕之以並有聞

人煙生處僻洙曰一云遠處趙曰虎跡過新蹄野雉洙曰

一作翻窺草蘇曰董卓每視漢獻帝如野鷗之窺深草蓋其禽心自視無異也工部作是句深得躡法村

船逆上溪

釣艇收緝盡昏鴉洙曰一作鷗接翅稀月生初學翳雲細

不成衣洙曰初李翁謂未甚圓也不成衣言細也趙曰李義府詞鏤月成歌翳裁雲作舞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蘇曰楊震故園今復如何昔

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趙曰公任工部真外郎故云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

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皂尾製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洙曰金絲箭皂尾旗皆胡服也

正觀銅牙弩

田曰南越志云龍川唐時常有銀弩開元錦獸

張

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花門小箭

奔沙塲

師曰唐六典注釋名曰弩怒也其柄曰臂似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今日翔麟馬

駕鼓車

華

任轉江淮粟

士不滿鳳凰城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

國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惣老

猶被賞時魚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七首

魯曰同

洙曰此篇公蓋憤生事邀功蓋冒禁

趙曰此篇公蓋憤生事邀功蓋冒禁

蘇曰董亦轉江湖

趙曰責天下勤王而已

趙曰此篇公蓋憤生事邀功蓋冒禁

有客有客字子美洙曰以其寓居故自稱有客子美甫字也白頭亂髮洙曰

短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洙曰亂一作短按新史言用居同公縣拾橡以自給兒女

有至餅天寒日暮山谷裏夢符曰右按列子宋有狙公愛狙而養之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中原無書歸

三而暮四足乎衆相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相皆伏而喜注茅栗也

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鄭曰皴七倫切皮細起也○師曰甫自傷飢寒不得歸鄉悲風為生天為

之感動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一作東來

其二長鑱長鑱白木柄鄭曰鑱鋤街切吳人云稗鐵說文銳也我生託子以為

命黃精洙曰一作黃獨無由山雲盛蘇曰朱相貧居嘉陽常負播

當作黃獨往時儒者不解黃獨改作黃精魯直云以子攷之黃獨是也本草補魁注肉白皮黃也漢人蒸食之山東人呼為土芋江西人呼作土卵短衣數挽不掩脛鄭曰胡延切脚脛也○洙曰審戚叩角歌曰短布單

衣不及此時與子空洙曰一作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其辭嗚呼一歌兮歌始放問洙曰一作鄰里為我色惆

居徒四壁立張洙曰首章天衣其窮次章人亦哀其窮矣○田曰列子曰昔

悲愁相對三日不食老杜放謫而里閭惆悵意頗類此○師曰問里尚為之惆悵况親戚舊故事乎

其三有弟有弟在遠方洙曰一作各一方

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生別展轉不相見洙曰

樂府他鄉各異胡塵暗天道路長洙曰詩道東飛駕鵝後

鵝鵠傳豈駕鵝之能捷鵝鵠洙曰揚雄安

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

骨洙曰收一作取儻三十二年般有二陵必死是問余收爾骨非特已窮而已而兄弟之親亦莫知其存云○梅曰甫詩云

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蓋傷年老死去弟無處可以尋也亦與此句同

### 其四

有妹有妹在鍾離魯曰地理志濠州鍾離郡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

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洙曰一作蓬扁舟欲往箭

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猿

為我啼清晝洙曰猿非有情者而亦為之啼則窮可知矣○蘇曰舊作竹林後人改為林為猿今本皆因之

蔡條云崇寧間有貢士同州來籠一禽大如雀五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此竹林鳥也少陵於詩必紀其類以明風俗方物詔於後人豈易改也○師曰猿乃无知之物今為我啼蓋哀傷之至也

### 其五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颼颼枯樹濕洙曰一云樹枝濕黃蒿

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鄭曰跳徒聊切躍也我

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洙曰謝靈運詩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王康嫻詩哀風中夜起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洙曰招魂曰魂兮歸來○師曰甫身雖寓同谷而魂夢未嘗忘故鄉可謂思鄉之甚也

### 其六

蘇曰六調一篇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常遷西內

南有龍兮在山湫逸曰秋龍潭也古木龍從枝相樛鄭曰上盧紅下子紅

切○涼曰劉安招隱士桂樹生叢兮山之幽宴寢連卷兮枝相樛山氣龍從兮石差我○敏功曰樛乃枝曲下垂兒木葉

黃落龍正蟄洙曰秋風辭草木黃落焉南飛蝮蛇東來水上游鄭曰蝮芳福切○洙

曰招魂曰蝮蛇素素○敏修曰龍蟄前天子失勢蝮蛇東來喻祿山從山東來我行怪此安敢出技

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鄭曰思相吏切○洙曰一作怨遲遲

溪壑為我迴春姿洙曰鄒衍被讒仰天而泣五月為之降霜則士之怨憤足以感通於造物而然矣



其七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一作十年三一作十年年飢走荒山道長安

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朱曰古詩致身青雲上

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朱曰古詩致身青雲上

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江文

相從歌魯曰贈嚴二別駕時方經崔旰之亂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梅曰憶成都亂罷氣蕭瑟浣

花草堂亦何有師曰草堂為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

事知名久趙曰拍豪俊者謂嚴二也師曰梓州蜀東川嚴二

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

粟紫衣將炙緋衣走趙曰拍言從人也青銅盤燒蠟光

吐日安石曰銅盤燭夜如何其初促膝朱曰言將以

黃昏始扣主人門師曰新誰謂俄頃

膠在漆朱曰古詩以膠投漆中師曰古云自謂膠漆

盡付形骸外趙曰莊子曰索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

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

交態同悠悠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

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朱曰魏志張貌傳後陳

戲贈閬鄉秦少府短歌鮑曰唐志閬

鄉屬陝郡

龍文武藝當求之於古人耳晉王戎從弟衍字夷甫帝聞其名

問戎曰夷甫當時誰比戎對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去年行宮當太白鮑曰謂肅宗駐鳳翔也唐志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朝迴君是

同舍客朱曰直不疑為同舍郎疑盜金師同心朱曰易曰同心之言

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朱曰唐文三變王揚為之伯趙曰王充論衡超奇

兩京道朱曰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

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朱曰嵇康書知吾潦倒倒履疎不切事情晏曰潦倒衰老之兒

同元使君春陵行并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

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

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

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

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

必寄元

遭亂髮盡朱曰一作蓬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

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安羸瘵成趙曰此言非不進藥以歎時之故憂思奪

前聖畏後生朱曰祭祭言美之盛也史三女為祭孔子曰後生可畏觀乎春陵作歛

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寶國楨賈誼昔流勸朱曰

庶詞氣浩縱橫朱曰道州元結也劉公幹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兩章對秋月

一字借朱曰一作階華星趙曰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致君唐虞際

純朴憶大庭朱曰大庭氏也蘇曰崔列此致君唐虞上注

致君唐虞上注

致君唐虞上注

致君唐虞上注

也○師曰賈誼於漢之時陳治安之策曰可為流涕慟哭者汪衡  
每朝廷有論誼常引經以對道州指元結之守道州志在憂民嘗  
抗兩章詞氣激於忠義一字不虛設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使  
氏風純朴如大庭氏故甫比之賈誼與匡衡大庭黃帝也

何時  
降璽書 洙曰前漢循吏傳二千石  
有治効輒以璽書勉勵焉

用爾為丹青  
丹青 洙曰見前  
丹青憶老

豈  
獄訟久衰息 洙曰漢禮樂志百姓  
素朴獄訟衰息也

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  
苟飛長纓 洙曰陸士衡長纓麗且光○趙曰長纓者  
冠冕之事以歎其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

涼飈振  
南岳 洙曰南岳  
衡山也

之子寵若驚  
色阻 洙曰老子  
籠辱若驚

金  
印大 洙曰刺史印綬也○趙曰周伯仁云  
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

興含滄溟清  
日 洙曰長卿司馬  
相如也病渴

呼  
兒具紙筆 蘇曰陸士衡有客篇云有客遠方來  
過我滿蓬華瓦

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  
公孫述所據

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  
庶幾知者聽 師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病渴甫亦有是疾公孫城乃  
夔州是時甫客居于此思慕朝廷未嘗一日忘君隱

几倚几也呻吟苦痛之聲乃為渴疾所苦字欹  
傾病中書字橫斜也危苦詞謂道州春陵之作

偈側行  
偈側 修可曰巷之隘陋也  
字亦作偈偈西征賦駢闐偈側

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  
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 洙曰江淹古別離詩願  
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自從  
官馬送還官 行路難行澁如棘  
我貧無乘

非無足昔者相遇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  
又

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  
日

曉來急雨春風顛睡  
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

而無策方又何路之  
周正長乃官之長也潘安仁寡婦賦  
目炯炯而不寢○鄭曰炯戶頂切光也

定功曰七諫云駕驢

能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一云已令把牒

還請假阮籍騎驢到郡元帝紀通籍注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省禁相應乃得入也武后時太孛生請急

右亦省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

視之 朱曰中庸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注拳拳持之貌也 憶君誦詩神凜然。

夷始花亦一作已落。蘇曰韓文公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

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

鄭元成與故人飲辛夷花下曰昨日方開今日未落人生有酒不

飲何為 趙曰今之木筆花也本草云正月二月開花既 况我

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師曰祿山以來京城蕭索

酒貴為苦傷時之意於此可見 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朱曰宋鮑昭行路難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

皇天世說阮籍謂王戎曰偶得此酒美酒當與君共飲趙曰真

宗問近臣唐酒價眾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每斗三百上問何以知

之丁引此詩以對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朱曰時不我與而

聖賢之傷時者莫不寓意於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嘆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

住青丘。趙曰東郭夔州之郭也老人八公自言 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

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羣牛。朱曰天馬

君子而隨小人。趙曰草枯則無以充天 自古聖賢多薄命。

馬之飼與羣牛無異矣羣牛蠻中牛也 自古聖賢多薄命。

朱曰伯夷之餓死孔子之棲棲顏回 姦雄惡少封公侯。朱曰

之起所取侯者皆屠估刀筆之人 故國三年一消息。蘇曰王粲一別三年不

流落 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

丁謂

誰主

十九

兒狐白裘

洙曰五陵漢帝五陵也言當貴者賤當賤者貴是皆傷時也○夢符曰右按史記秦囚孟嘗君曰說幸姬

衣解媚曰願得君狐白裘直千金以獻昭王有客能狗盜入秦宮藏盜得狐白裘獻之遂得歸齊矣又札士不衣狐白又王褒講德

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趙曰傳

行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也生男有膂力之故可以月武致功則一生之間所取富貴傾動國家與美人容貌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洙曰天下

邪得志○蘇曰衛青未濟時為人隸御南郭先生曰天下風塵未息使此兒歸亦得○師曰日短歲暮皆傷老之將至而歲不我與

也樹以霜壓葉紅若錦然萬壑東逝無停留亦孔子漢川逝之意此青丘乃夔州地名非洛陽之青丘也東郭老人南自稱飛書白

帝謂有所請丐也天馬跛足隨鰲牛喻君子失所而混居小人之

中聖賢命薄惡少逢時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皆嘆

亂世貴者反賤賤者反貴如小人徒有膂力動取富貴蓋以天下

風塵故也五陵已解在前篇終南山渭水皆關中山水已為祿山

陷所

嚴氏溪放歌彥輔曰時郭英又代嚴武鎮蜀鹿

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作

天下甲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

度洙曰成都在劍嶺之南邊頭公卿仍獨驕趙曰此謂居邊之守臣

導王命之意矣舊注謂時郭英又代嚴武鎮蜀嚴暴則固然然矣然英又乃成都尹豈得謂之邊頭公卿乎非公詩本意

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洙曰此詩譏邊臣願主

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謂小人之強嗚呼古人已

費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而厚酒務以自強嗚呼古人已

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師曰昔周公吐握待士今公已糞土

譏英又不能禮賢下士是以寡援而為崔肝之所勦也况我飄轉無定所洙曰時南方

所依終日慊慊忍羈旅鄭曰慊日秋宿霜溪素月高喜

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

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鮑曰永泰元年公

鄭英又代為節度苛暴不能容公故公往來東川所謂東遊西還力實倦之句○趙曰楚辭傷美人之遲暮此末句傷歲晚矣欲服

餌長生之藥也。師曰甫意欲暮年與嚴氏同隱溪故云

虎牙行 洙曰虎牙灘名也峻絕蕭銑借江陵日屯兵于此後常為屯戍之地。鮑曰虎牙山名盛

弘之荆州記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荆門北岸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楚西塞也

秋風歔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

迴虎牙銅柱皆傾側 洙曰虎牙銅柱並灘名言江漢之關未寧靜也虎牙屬南郡山名見後漢志

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窈窕深溪谷黑杜鵑不來猿狖

寒 洙曰杜鵑杜宇也 山鬼幽憂雪霜逼 洙曰楚九歌有山鬼詩 楚老長嗟

憶炎瘴 洙曰以慘急所以憶炎瘴也此皆傷時也 三尺角弓兩斛力 洙曰弓短而動力不

能勝 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 洙曰時多漁防戎也

陽突騎獵青丘 洙曰綠山之反皆魚陽突騎魚陽燕薊青丘內地屬洛陽 犬戎鏖甲聞

丹極 洙曰大戎吐蕃也丹極帝居也時吐蕃陷京師 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

求實妻哭 洙曰天征役在外故多寡妻 遠客中宵淚霑臆 蘇曰顏壽值相帝政弱大

臣持權語徐庶曰遠客聞此不覺中宵橫淚流臆如劇身烈燭中鑄與徐子非無心安及側者為之何計

負薪行 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壘擔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蘇曰海南亦有

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

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 趙曰陸機詩土風清且嘉 應

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 趙曰晉傅玄豫章行曰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兮公詩却云女當門戶也 至老雙鬟只垂頸野

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

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

山女鹿麕醜何得此 洙曰一有昭君村師曰售賣也麕有

有醜井 有醜井

或負薪販鹽以自給其女龐醜可知。蒼舒曰右按歸州圖經王  
矯字昭君漢紀注云南郡秭歸人待詔掖庭元帝竟寧元年匈奴  
李韓邪單于來朝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匈奴閼氏按樂府  
解題云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  
有十萬少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  
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  
重失信外國海恨不以窮按其事畫工杜陵毛延壽為人形老小  
必得其真陳敞劉白龔寬並工狗馬人形不逮延壽揚杜龔尤  
善布衆色皆同日奔市漢人伶昭君遠嫁為作歌詩始武帝以江  
都王建女為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今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  
之思其送昭君亦然晉文王諱叡故晉人改為明君石崇有妓曰  
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  
子是也琴操載昭君王穰女端正閉麗未嘗親門云穰以有異人  
求之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帝以地遠不幸備後亡積五六年帝  
每遊後宮昭君常怨不幸後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昭  
君乃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誰能行者昭君越席請往  
時單于使在旁帝驚恨不及昭君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壁一  
雙駿馬一疋疋胡地致寶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  
歌曰梨葉萋萋其葉黃有鳥處此集于芭桑父兮母兮道路脩長  
嗚呼哀哉憂心惻傷單于既死子連亦昭君謂達曰將為漢將為  
胡曰將為胡於是昭君伏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  
此家獨青前代詞人為歌詩以吊之悽怨者不一鄉人思之為之

### 最能行

立朝朝之中有大指圍六丈五尺披葉蒼鬱出於故臺之上及有  
傷練石長二丈闊五尺在廟側溪中即今香溪也朝今屬興山縣  
樂府與琴操所傳不同故並載之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鄭曰少富豪有

錢駕大舸鄭曰加貧窮取給行艤子鄭曰艤宜從徒協

舸以耕也。修可曰博雅曰舸舟也又揚雄方言南楚江水相凡  
舸大者謂之舸艤小舟言輕如小葉也小兒學問止論語蘇曰王衍云家中

兼但論語而已何必奇字為見舊注大兒結束隨商旅歌帆側拖入波濤

鄭曰拖持可切正船木撒旋梢潰無險阻鄭曰旋隨戀切。朱曰撒朝

發白帝暮江陵頃來日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朱

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朱曰峽人以操舟人為長年。趙曰言行瞿唐峽與虎鬚灘甚

也易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踈北客洙曰左傳南風不競蘇曰是

錯項羽氣量淺窄識見卑凡但能亂秦而無奪秦之策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

屈原宅洙曰屈原有宅在歸州定功曰後漢郡國志秭歸注云荆州記曰秭歸縣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頃累石為屋基今地名樂平

###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洙曰祿山之亂肅宗即位靈武指揮猛將收咸京洙

行殿洙曰天子在外故曰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趙曰平乾坤非獨

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鴈行洙曰言兄弟俱畫像於麒麟閣也紫極出入

黃金印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荆州繼吾祖洙曰祖謂

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趙曰言向卿

也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洙曰老翁公自言也師曰時

醉歌行洙曰贈公安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趙曰世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裘涉

氏之子才孤標洙曰顧氏公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

整翮當雲霄洙曰言負駿逸之才以待用也君不見東

吳顧文學洙曰顧况吳人君不見西漢杜陵老洙曰前漢都長

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

長安在雒陽之西故前漢謂之西漢杜陵人也

趙曰尚書鎮荆言李之芳也繼吾祖則公自言杜預也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師曰尚書指向卿之父珣鎮荆南昔向秀繼杜預節鎮于此故云繼吾祖

洙曰贈公安少府請顧八題壁

趙曰世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裘涉

洙曰前漢都雒陽



為君掃

洙曰甫為詩請顧寫也。蘇曰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辭翰雖不如

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辭翰俱美。趙曰公自言詩家之詞與顧君筆勢之翰升顧少府之堂各為之一掃也。

是日霜風凍七澤

洙曰子虛賦楚有七澤。蘇曰王子敬寒賦霜風洵凍合七澤。烏蠻落

照街赤壁

洙曰施黔烏蠻之域也。赤壁地各周瑜破曹公於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

洙曰揚惲曰酒酣耳熱聲鳴而歌秦聲。修可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日遊與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

忽然不自知其樂。感君意氣無所惜。蘇曰鄭球感意氣一為歌行。倜儻醉何所惜。

歌主客

洙曰一本云醉歌行歌主客。趙曰主則顧少府客則公與顧也。師曰詩家甫自言能詩筆勢拍顧况善鳥

甫為此詩贈公安少府顧氏請碩文李題于公壁故云詞翰升堂為君掃忘頭白甫下以老邁為辭歌主客發揚主客之德也。

白絲行

師曰按唐史竇懷貞右相德立之子少敦儉者故亦蠻婢也。世謂媪婿為阿父者軒然不慙以自婿於后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以取貴仕為素議所斥

韋氏敗太平公主干政又傾已附離素節盡矣故甫作此以譏之。然有取於白絲者。絲之為物柔直而潔

白一為所染喪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為匪人所污求其向之所謂潔白者不可得矣。

且以之為舞衣則須長以足用而已不必白而後受采也。

綵絲須長不須白

鄭曰綵蘇曹切繹繭為絲。趙曰須長不須白者以絲為羅與錦則有五色之章焉。

越羅蜀錦金粟尺。趙曰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紋也。金粟尺邊幅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也。此何遜詩所謂金粟裹搔頭是矣。

象床玉手亂殷紅。鄭曰殷烏閑。萬草千

花動凝碧。洙曰孟嘗君至楚獻象床直千金。公孫成諫令勿受乃止。趙曰言越羅蜀錦積在象床之多。玉手擇取

之則殷紅之段相亂矣。萬草千花則以言錦上羅上之繁紋也。

已悲素質隨時染。洙曰裂

下鳴機色相射。鄭曰食亦切。洙曰漢紀童子魏昭謂郭泰

其可以黑古詩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趙曰素美人細意

熨帖平。鄭曰熨紆勿切。裁縫滅盡針線跡。趙曰此詩句言

春天衣着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趙曰蛺蝶古協切。

歌云催絃急管為君舞此因言舞而言蛺蝶落絮游絲亦有

情隨風照日宜作疑輕舉趙曰此言舞之態其身之

輕可幸而仙去○菊曰曹子建長袖隨風香汗輕塵汗顏色

黃曰庾肩吾曰桃紅柳絮白照日復隨風朱曰一作香汚清塵似顏色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又云裁縫

用筒中刀縫為万里衣○趙曰陳梁雜歌詩云朱顏潤紅粉香汗

沾玉色清塵一作輕非是當以開新合故置何朱曰一作許

清為正古詩空牀委清塵也古詩云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疋織素五丈餘以練

持此素新人不如故○趙曰謂舞衣稍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喜

新故言開新者矣而合故不着將於其外置之歎其必委棄也○

黃曰崔輔國詩云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

堪着亦以言新而用之故而君不見才朱曰一作士汲引難恐

棄之凡詩人之因致如此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

懼棄捐忍羈旅朱曰郭泰機答傳咸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

况復以朝食曷由知我飢○趙曰此結一篇之意夫縲絲之難染

之難為羅與錦織之又難不猶才士汲引之難乎一旦而棄之故

為才士者與其既用而棄不若甘心忍受於羈旅之未用耳○師

曰今懷貞為韋氏楚客之所汲引雖得爵祿李公論之所弃忍何故甫託意於懷貞以戒後來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朱曰魯昭公十五而猶有童心老子若嬰

之童也十五乃志李之時兒之未孩聖人皆孩之○趙曰孩者可提

心未免於孩故云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

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蘇曰舊本作

六十魯直云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六十○師曰此詩作於上

元元年辛丑是年在蜀年四十九歲詩云已五十幸大數然坐

卧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師曰主人指郭英義英

語以語主人奈非其真情也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

舊四壁空朱曰相如家老妻觀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

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蘇曰班超幼年每索飯稍遲即叫

其不如其言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趙曰李陵書男兒生無所成名頭皓白牙齒欲落落真可

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洙曰天寶中明皇朝獻太清宮

饗廟及郊十三載亦如之甫時獻三大禮賦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

堂洙曰新唐書甫獻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按開元十二年改集賢殿為集賢殿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

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禮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往時文彩動人主

此日飢寒趨路傍洙曰時擢甫為京兆兵曹會祿山亂甫遂齟齬與時不合後寓同谷採橡自給男女

餓殍者數人趙曰至德二載公受左拾遺及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不宜廢肅宗怒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關輔亂奔官寓同谷

自負薪採橡餬口不給送入蜀卜居成都晚將末契託年少趙曰陸機歎逝賦云託末契於後生當

面輸心背面笑洙曰時甫依嚴武幾為武所殺寄謝悠悠世上兒不

爭好惡莫相疑師曰甫嘗於天寶十三年乙未獻三大禮賦其大略云臣生陛下淳朴之俗四十年矣時

年四十三賦入蓬萊宮天子命宰相試文章一日聾駝乎天下如堵墻言列看之多也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人主謂玄宗也甫

出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飢奔官去同谷自同谷入蜀飢寒奔走故云趨路傍年少指嚴武也甫與武父嚴挺之素善武時年少鎮

成都甫往依焉故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甫嘗醉登武床瞑目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憾其斥父名按劍將殺之賴武母救止乃免武

與甫由是有隙故甫譏其不以誠相待而有是作白居易嘗作蜀道難亦為甫而有是篇也

短歌行贈王郎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修可曰史記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

據地歌曰云云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橡樟翻風白日

動洙曰吳郡賦木則楓檉檉樟言材之美者鯨魚跋浪滄溟開洙曰鯨魚之大者

吞航趙曰以大魚比之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數千里小者千丈鼓浪成雷噴珠如雨且脫佩劍休

徘徊蘇曰張華遇魯銜於漣水華曰且脫劍佩于此徘徊何命為之忽速如是西得諸侯棹錦

水洙曰錦水蜀江也欲向何門跂珠履洙曰孟嘗養客三千皆珠履趙曰鄒陽云何門而不可

由長仲宣樓頭春已深洙曰仲宣工繁也有樓在荆州○趙

仲宣樓蓋以仲宣一世青眼高歌望吾子洙曰阮籍能為青

眼中之人吾老矣師曰錦水蜀中有濯錦江王司直得蜀中

如仲宣之依劉表望其青頤故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吾子指王司

直眼中之人謂南素善司直司直必念其衰老而眷遇之南與司

直飲司直酒酣舞劍為樂謂南云吾能拔爾奇才使汝見用當出

如椽章之翻風如鯨魚之拔浪故南承其意而有末章之觀望也

赤霄行蘇曰嚴武一日欲殺甫及章尋集吏於門武

殺尋於是有赤霄行以叙其事

趙曰此篇乃遭海而感歎之作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舐觸洙曰以非類也非

知而相從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趙曰張茂

則見辱矣江中淘河飛鷺銜泥却落羞華屋趙曰

序彼鷺鷥鷓鴣或凌青霄之際或託絕浪之外也玄圃在崑崙山

上之別名見葛仙傳翠羽金花則孔雀之毛羽如此晉左九嬪孔

雀賦云擢翠羽之脩莖皇孫猶曾蓮勺困洙曰孝宣帝紀帝初為皇孫高

仰而視之衛莊見貶傷其足洙曰成十七年傳則鮑牽而逐

具諳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侯常困於蓮勺鹵中如淳

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鄉人名為鹵中蓮

音葦勺老翁慎莫恠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趙曰老翁

而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洙曰言不可錄小怨而弃

也少年則所見辱之子也陳壽所上諸葛亮集目錄凡二十丈夫

四篇而貴和第十一此公所以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

陵陵明日在駕訪遠遠曰君真高賢也不記細故自此密治○趙

曰此見公曾懷之廓落無宿憾矣斯乃顏淵犯而不校者也漢文

帝與匈奴書曰朕與單于捐細故師古曰細故小事也○師曰博

物志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有如雲霞其色無定人怕其尾有

金翠五年而後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四月後凋與花

葉俱衰南人取其尾握刀蔽於叢竹潛隱之處伺過急剪之若不

即斷回首一顧無復光彩矣爾雅釋鳥鷓鴣郭璞注今之鷓鴣也  
也好羣飛沉水食魚俗呼為海河孔雀與牛非其類猶君子小人  
其類不虞小人反為小人中傷海河飛燕銜泥以汚華臺猶小  
人居朝反為汚辱曾係鮑莊事已見內翰注語云君子坦蕩蕩小  
人長戚戚此甫所以末章貴和而不記錄其小怨也不然何以見君子之大

### 去矣行

鮑曰天寶十四年歲次乙未八月四年四十四在率  
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遂作去矣行  
師曰此詩為嚴武而作見後貧交行注

### 君不見韞上鷹

鄭曰韞古侯切射臂決也

### 一飽則飛掣

鄭曰尺列切

遠詩昔如韞上鷹今似盤中猿晉孫楚鷹賦韞青駸駸田疇魏志  
曰布因陳登來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且見曹公言待將軍  
壁言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  
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布乃解史滑稽傳注韞臂捍也焉能作

### 堂上燕銜泥附炎熱

洙曰古詩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更  
嚙泥巢君屋傳玄陽春賦燕銜泥於廣庭湛方生懷春賦燕銜泥  
而來征附炎附勢也○趙曰如鷹之飽而高不吝燕之戀而附此

賢人義士不阿附於權貴

### 野人曠蕩無覩顏

鄭曰覩他典切

### 豈可以久在

### 一侯間

曠蕩無名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蘇曰江淹曰野人踈散  
字出左傳野人予之云曠蕩者以言懷抱之閑曠也有覩顏則能  
忍慙者公無慙顏豈肯曳裾於王侯之間乎沈休文奏彈王源云

明月映顏曾無愧畏

### 未試囊中食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洙曰周禮天官玉府

玉齊則供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御水氣鄭司農云玉  
齊當食玉屑列仙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  
火自燒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在長安木玄虛海賦神仙縹緲  
緲餐玉清崖事見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  
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鹿黑者  
亦篋盛以還而全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為骨日服  
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  
等得其琢為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玉經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  
不禁節之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昇居山林排  
弃嗜欲或當有大神力而吾猶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  
尸骸必當有異勿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  
執殯得停尸四宿而骸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  
謂之曰君自言食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啓納珠  
焉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鄭曰所矩切計也

以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梁簡文帝詩輕薄出三河江淹詩子矜然勿往谷風謂輕薄阮籍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蘇曰陳暄曰徐庾輩數輕薄兒持勢作威福何必數耶○師曰甫之作此為嚴武而作也甫與嚴武素相厚善及武鎮西川甫往依之常醉登其床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杖劍欲殺之毋救止夫武始待甫甚厚今以小嫌欲殺之其輕薄如此何足數乎君不見

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洙曰史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

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趙曰史載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而題是貧交行則所主用在此矣公之緩急人所有而以有濟無交友之道也夫固為雨矣雲有淪以淒淒而後與雨祁祁則雨所濟

其以雲氣不待族而雨則雨所濟其以雲氣不待族而雨則雨所濟每如此豈翻覆手之間為片雲過雨之雲乎乎

短歌行

魯曰送祁錄事歸台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洙曰古者有半年之交○趙曰經年

之中徒記君面而已不得再相見也後生相勸洙曰一何寂寥君有長才

不貧賤洙曰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君今

起拖春江流鄭曰拖徒可切○趙曰拖所以行大舟也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

達書賢府主趙曰指言合州蘇使君也江花未盡會江樓

分門集註社工部詩卷第二十五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唐]杜甫撰;〔宋〕王洙、趙次公等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25-2

I.分… II.①杜…②王… III.杜詩—註釋 IV.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49068號

ISBN 7-5013-2225-2



9 787501 322251 >

書名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全二十八冊)  
著者 [唐]杜甫 撰 [宋]王洙 趙次公 等註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二六·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25-2 / K·590

定價 七二四〇圓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二十八